

广西辛亥革命資料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1960年5月31日

前　　言

两年来，我組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搜集有关广西辛亥革命的資料多种。这些資料；一为当事人回忆录，一为流傳較少的印本，一为选自近代史資料丛刊。从这些里面反映出广西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补充了其他資料的不足。

这些資料和“辛亥革命”等書的記載稍有出入，而本書所列各篇也互有出入。这因原作者因立場不同，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也不一致。我們為提供原始材料保持它原来面目，都不予改动，請引用者加以分析批判。

編排方面，以历史事件为主，按時間先后为序，每一事件集中在一起，以便讀者参考，但由于我們水平所限，对于材料的取捨和編排未必妥当，錯誤之处，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最后，并向协助和支持我們的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館、通志館、博物館、第二图书館、区人民委員會參事室致謝。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0年5月31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广西辛亥革命述略 (1)

第二部分 辛亥以前广西的革命活动 (16)

- 一、会党发动的武装斗争 (16)
- 二、广西人民的反清斗争 (30)
 - (一) 各地人民反清斗争摘要 (30)
 - (二) 广西人民斗争的档案 (77)
 - (三) 反动统治的政策 (90)
 - (四) 人民斗争的情况 (97)

第三部分 在孙中山同盟会领导下的革命战役 (137)

- 一、镇南关(今睦南关)的战役 (137)
 - (一) 丁未镇南关之役 (137)
 - (二) 镇南关之役 (140)
 - (三) 镇南关革命之役 (143)
 - (四) 镇南关起义清方档案 (143)
 - 附：陆荣廷之密使 (148)
- 二、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148)
- 三、与广西有关的两个战役 (151)
 - (一) 云南河口战役及其有关广西的清方档案 (151)
 - (二) 广西人民参加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事蹟 (157)

1. 黄花崗記略	(157)
2. 黄花崗广西籍烈士列傳	(158)
烈士李德山傳	(160)
烈士韦紳鑑傳	(161)
烈士韦維淮傳	(162)
烈士韦樹模傳	(163)
烈士韦榮初傳	(163)
3. 石光生辛亥以前廣西革命起義文件	(164)
第四部分 辛亥革命在广西各地的活動	(166)
一、桂林方面	
辛亥革命在桂林的活動	(166)
二、南宁方面	
(一) 辛亥革命在南宁的活動	(185)
(二) 南宁的革命活動	(187)
三、桂平方面	
(一) 辛亥革命罗佩璇在桂平的活動	(189)
(二) 桂平光復記	(191)
四、柳州方面	
辛亥前後柳州的革命活動	(193)
五、梧州方面	
(一) 辛亥革命与梧州的宣布獨立	(198)
(二) 辛亥革命梧州獨立前后紀事	(203)
第五部分 广西光復	(225)
一、广西响应武昌辛亥革命史料	(225)
二、广西光復	(237)
三、广西光復記	(238)
附：辛亥革命胜利后广西派出的代表名单	(241)

第六部分 辛亥革命以后的广西情况	(242)
一、陆荣廷反袁的内幕	(242)
二、孙中山讨伐陆荣廷和督师北伐	
及陈炯明的叛变	(247)
三、一九二三年孙中山从桂林督师北伐	(253)
四、孙中山督师桂林北伐	(254)
五、一九二三年孙中山从桂林督师北伐摘录	(255)
六、地方割据者的混战	(257)
第七部分 辛亥革命人物事略	(268)
一、辛亥前后广西革命人物事略	(268)
二、辛亥前赞助革命的旅桂人士	(274)
徵引书目	(277)

第一部分 广西辛亥革命述略

蒙起鵬 李家謙

这部分資料，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广西的革命概况；是回忆录性质，可作近史的补充資料。作者蒙起鵬、李家謙两位先生均系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館館員，并以說明。

一、辛亥革命的开始

自鸦片战争后，清朝統治者，庸懦无能，卖国无恥。帝国主义者，肆意侵略，动輒喪师喪权，割地赔款，淪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共管瓜分；逼在眉睫，暨暨有亡国之忧。爱国者知非推倒清朝，不足以救中国，亦不足以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于是起而从事排清革命者，屢見不一。但未見发动的总組織，总机关，其势散漫，未能统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乃于一九〇五年，以其所领导的兴中会，与黃兴领导的湖南革命党，蔡元培、章炳麟所领导的江浙爱国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党派，在日本东京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以驅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是为辛亥革命进行之始。是时留学日本者万多人，紛紛加盟焉。广西馬君武、刘崛等数十人，亦加盟焉。革命潮流，于是乎湧入广西矣。

二、革命宣傳在广西

同盟会成立后，进行革命，自以宣传为第一要义。特在日本东京，創立“民报”为革命机关报。其时国学大师余杭章太炎，以邹容革命軍案出獄，由沪游日，被推主“民报”笔政，倡言排清革命，与君主立宪派的“新民丛报”从事筆戰，出其雄辯之才，佐以

犀利之笔，終把风行一时的“新民丛报”駁倒，君主立宪派的气焰一时頓息。东京留学界，人人爭言排清革命了。各省留学生也紛紛发行刊物。最著者，浙江則有“浙江潮”，湖南則有“洞庭波”，云南則有“敢死軍”（为片馬事件专刊）。我們广西則有“漓江潮”、“独秀峯”并为鼓吹革命的刊物。“漓江潮”出二期，“独秀峯”出一期而止。桂林軍学界先后出“武學報”、“南報”、“指南月刊”、“南風報”、“軍人魂”等，宣传力亦不小。“指南月刊”一开始，即行銷三千余份，巡警道以該刊言論激烈，仅出两期，即勒令停版。“民報”的銷流，以南宁、桂林兩石渠書局为數最多，恆于夜間买卖之。繼“民報”而起者，上海有“國粹學報”、“南社詩文集”等，也是有名的刊物，为上层人士所爱好。又当时通俗宣传品，有邹容的“革命軍”，陈天华的“猛回头”，黃藻（即黃帝子孙之一个人）的“黃帝魂”，在軍界中最通行。到了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頃，上海“民立報”出，为革命总机关报。全国報界傾向革命者日益多，梧州“广西新報”，本君主立宪派的報紙，至是也主张革命。这个时期，可称宣传成熟期了。又“國粹學報”印行旧籍，如“宋遺民錄”、“廣宋遺民錄”、“王船山”、“通鑑論”、“宋論”、“明遺民錄”、“揚州十日記”、“江阴城守記”、“荆駢逸史”、“南北略”、“鄭所南心史”、明季諸碑史、及康雍乾文字獄案等書，百数十种。在“夷夏之防”的传统中，所以激动当时所謂士大夫的排清情緒，而使之倾向革命，故印行旧籍在宣传上收效最大。

三、广西同盟会支部的組織

当时香港同盟会，由黃兴、赵声等主持，与桂林軍学界联络声气。宣統二年（1910年）八月，桂林軍学界組織广西同盟会支部，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參議，赵正平为秘書長，刘建藩为学兵營分部长，梁史为陆军小学分部长，蒙經为諮詢局分部长。当时学兵五百余人，入盟者百余人，陆军小学五十余人，干部学堂三十余

人，諸議局議員十余，以福棠街二号为活動中心。其梧州、潯州、南宁、柳州，并有同盟分部的組織。梧州广西新报陈太龙，潯州中学監督黃宏宪、赵正平，監学雷沛鴻，教員刘颯，柳州馬平县効學所总董刘古香，南宁标營譚昌，沙街兴栈周君实，恆益号雷銀池等，皆为主干人。梧州为交通枢錘，接近港、穗，上通柳、潯、南宁，与桂林同为同盟核心，故孙中山特派刘颯駐梧主持一切。

同盟会支部成立后，并在福棠街二号，发行南风报半月刊，赵正平任主笔，雷沛鴻任撰述，梁史为經理，經費二百余元，由軍、政、紳、學捐集而来，每期印行二千余份。南风报封面画竹一幀，枝叶間隱藏“民族革命”四字，又画雄雞一，題曰“雄雞一声天下白”，詩歌有瞿式耜、張同敝的“浩氣吟”，石达开的庆远白龙洞題壁，史实有永曆实录，这些詩史正合我們广西人的味道；時事有孙中山、黃克强惠州起义，欽廉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動；社論有尹昌衡的对南作战論（对侵据安南的法兰西作战），洋洋万数千言，指陳事勢，經述周詳，尤为出色；剧本有薛家駿的“明末遺恨”，描写广西抗清事蹟；地理图是描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蹟。

同盟会自宣传外，自以联络军队紳学会党为起义准备，尤其是向新軍活動为重心，以新軍对于革命有信心有决心，且握有兵权故也。

四、广西为革命发动地之一

同盟会总部，对革命发动地分为三大区，香港、广州为南方总汇，上海、武汉为中部总汇，天津、北京为北方总汇，广西是属于南区的。广西各民族，在明朝末年，拥戴桂王反抗清朝統治，前后至十余年之久。洪楊革命亦轉战十余年；遍于十六行省，建立太平天国，几有推倒滿清之势。广西人勇敢善戰，奋发有为，自有他的革命传统，其人可用也，这是一特点。桂林踞五岭之脊，有高屋建瓴之便，浮湘而下，自可直搥江汉，席卷吳楚，而開鼎中原。历史上有行之者，如唐末黃巢，元初兀良哈台暨近世太平軍，皆由广西

进发，其地可用也，这又是一特点。具此二特点，而又得广州的实力以运用之，蔑不济矣。武汉、桂林、广州象嵩山之蛇一样，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腰则首尾皆应，盖其势然也，故广西为革命发动地之一。

五、革命鼓吹在军学界和社会人士

学界方面 广西筹办私立学校，最早的为梧州“国民学”。这校成立于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創办人是容县陈祖虞、陆宠廷、黄宏宪；藤县人蒙經；学董是苍梧人李大贊，容县人陆德臣；教員是刘峒、陈黄蒙、陈显蒲、封高万、林用卿、黄如衡等。这些創办人和教員多半是同盟会员。校内的学生因接受着革命的宣传，反清情緒十分高涨，很多拿辮子剪了去。由于学生有这种表现，清朝官吏对“国民学”已非常注意，后来有学生某被梧城官吏指为通匪有据，遂遭惨杀，“国民学”跟着于1906年被勒令解散。

同盟会员陆宠廷在創办“国民学”的同时，更发起在容县城的昭忠祠办师范講习所，教員託由胡汉民介紹。陆培养这班师资，也是志在宣传革命。后因办学招忌，涉讼，为地方豪紳攻击，陆以勢力不敌，奔避南洋。这次返回故里，在广西宣布独立之日，在北流北，竟以宣传革命，被清吏杀害。

軍界方面 1904年清广西巡撫张鳴岐，为着个人升官发财打算，利用清廷废科举，兴学校这个机会，因而要引用新人到桂林。先从龙州調用庄蘊寬、鍾永建等两人，以庄为督練公所兵备处总办，鍾为帮办。同时，成立了农村学堂，普通中、小学堂，优級师范、陆军測量学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等等。但要举办新政，就需要足够新的人才，张凭庄、鍾的建議，先后罗致王孝績（勇公）、李書城、孙孟乾、孔庚、雷寿荣、李浚、丁緒虞、李乾璣、刘鳴基、田稼軒、覃鑾鑫、鍾鼎基、赵士怀、赵恒惕、袁华选、楊曾蔚、韓凤樓、尹昌衡等到广西。其后，尚嫌人少，又在保定找到了孙岳、何遂，以及在内地找到了耿毅、刘建藩、呂公望、賀斌、林光斗、楊

明远、楊卓、倪德熹等人。所有这一些人，都是充滿了革命思想的新青年，經過派定职务之后，大家都从自己崗位上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因此，在当日桂林的軍学两界，对革命都有相当的認識，而且还有多數对革命是满怀热忱的。

社会人士方面 柳州刘古香，本来是清朝一个举人。可是他的思想很前進，当孙中山提倡革命，他便加入了同盟会。初在广东广雅書院肄业，隨即改入广东将弁学堂。毕业后，即参加革命回柳活動。曾在柳州各中小学校任教及充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在各項艱勞的掩护下，随时随地把革命理論灌輸到群众里去，并尽量发展吸收会员，對當時吸收的，有李德山、刘震寰等人，同时，更策动军閥人員刘炳宇、刘月卿等加入革命战線。因为刘在柳有了声望，一般社会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对炳也很推崇，影响所及，連柳江縣、城鄉族眾，也有多數人冲动了革命的热情。当时参加刘之秘密活動的，还有地方人士如：朱奇元、覃新民、曾鴻昌、楊秀兰、楊子安、韦榮、刘名世等人。

六、起義諸役

(甲) 柳州之役：清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年)五月二十四日广西会党首領陆亚发起事；占領柳州，发展至柳城、融安、大苗山、罗城、环江各县，会众至万余人。清大吏两广总督岑春煊率其部属龙济光、陸榮廷等，合两广、湖南、云貴数省的兵力，围攻半載，最后在环江县五十二峒，会党始告潰散。时僮族农民覃老发率领农民起义，据羅容、永宁、柳城交界之四十八弄，抵抗清軍，有众数千人，先后三年之久，勢甚强盛。陆亚发特往四十八弄，策动覃部，进攻省垣，兵至三陸、古城，大敗廖提督軍，桂林大震，时两广总督岑春煊迅調大军入中渡，以躡其后，时覃战敗被俘，被杀于桂林。陆亚发在四十八峒（鹿寨县地方）被俘，也死于桂林。是役也，革命領袖黃興入湘軍統領黃忠浩軍中，于革命有所规划，事虽不成，但湘軍留屯鹿寨一带者，多哥老会中人，与广西三合会

洪家，受黄兴影响，改变其会党思想，由“反清复明”与“手执钢刀五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的传统思想，进为政治革命，柳州烈士刘吉香是其代表。

(乙) 欽、廉、上恩、防城之役 庚子以后，广东每年解京银一千万两以上，曰税、曰厘、曰饷、曰捐，苛杂至百数十种。人民在屡屡剥削之下，积愤已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冬間，欽廉道王秉恩，复向欽州三邪地方(那彭、那思、那丽)加重摊捐一倍。民众大憤，推刘恩裕、陈鸿畿为首，組織武装抗捐，把守要隘，逐杀稅官，各乡应之，众至二万余人。三十三年(1907年)春間，兩广总督周馥，令北海鎮總兵何長清，統偕宋安松，两次攻入三邪，被刘恩裕武裝击退。四月初旬，廣州有城(今浦)复因貪官劣紳操縱平暴，激起人民憤怒，进而焚毁英國教堂、医院并及廣州中學，与刘恩裕互为声援，反封进而反帝矣。四月下旬，周馥急令道員郭人漳，奉領新軍，馳抵廉州，将廉州民众镇压下去。五月中旬，郭人漳、何長清及廣西軍攻入三邪，刘恩裕陣亡。陈鸿畿乘清軍入三邪，率众抵欽州，以圖自保，而郭、何新旧軍，于六月下旬，用优势兵力，向武装群众四面夹攻，群众英勇战斗。首領陈鸿畿数十人皆戰死，余众退入十万大山，是为三邪之役，廣東新軍标統赵声，本同盟会主事，且受香港总辦命，在欽廉舉義，于是革命頭袖黃興由港到欽，密謀大舉，为周馥偵知，將赵声撤职回港。黃興复赴上恩、防城收三邪余众，联络兩广会党，于是年七、八月間，再次舉义。所部健將遼寧王和順，上恩吳仁甫，欽州黃明堂等一举而下防城，进攻欽州、靈山。而廣西提督龍濟光，復在上恩、邕寧、永淳、橫县一帶，与欽廉清軍夾攻义軍。在兩广的优势兵力下，义軍不支，仍退入十万大山，是为上恩、防城之役。黃興出入上恩、邕寧間，且侨装至邕宁七塘之黃氏祠一飯焉。

(丙) 路南关之役 欽防事敗后，孫中山先生在香港与黃興、赵声等，决定在廣西謀再舉，乃亲到河內籌劃一切。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在路南关起义，用步兵部队，遠克美士各砲台，

清軍紛紛附義，左右江震動。廣西巡撫張鳴岐、提督龍濟光，總兵陸榮廷等，用重兵堵截龍州、崇善、寧明、凭祥間，阻義軍前進，而後路軍資兵器，又為法國帝國主義者所截。法人且受清廷意旨，多方威脅，使中山先生离去越南。而在越界舉事，不能用大眾，失去內地義軍的聯絡，舉事不一月而敗。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中山先生又發動雲南河口之役。河口與陸南关，同為邊防要地，南方勁兵處也。發動于此，冀收軍人左祖响应之功，易于成事耳。然事機未熟，以無內外援而敗，中山先生囂廢越南矣。

（丁）黃花崗之役。清宣統三年（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轟然一声而有黃花崗之役，是為南方总发动一大事。史冊俱在，今不復贅。是役，由香港同盟會決策，多所布滲。革命領袖黃興，亲赴廣州任總指揮，以留日學生為骨干。閩、廣、楚、蜀英勇奇發之士，悉萃其中。而閩中林氏死事者衆多。柳州劉古香、梧州劉崛，往來港穗之間，參與此役。如廣州得手，則潯、梧、柳州立起响应矣，柳、潯志士參加者千數百人。死事者平南有韦統淮、韦統玲、韦樹模、林盛初、韦榮初五人及羅城李蘓三，永淳韦云卿二人。即今題名七十二烈士碑者也。是年正、二月間，革命黨人陳更新、方聲洞等自港來桂，與桂林軍界方声濤（声洞兄、學兵營長）、耿毅、劉建藩、趙正平、梁史等約四月初一日在廣州舉義，並約桂林响应。及廣州事敗，陳更新、方聲洞等并戰死。方声濤以事露，亦被撤職矣。廣州雖小挫而革命精神振起全國，氣勢愈益壯大，為武昌起義之先聲。相距僅百二十日耳。

七、武昌首义前的广西革命形势

廣西舊稱貧瘠，歲入僅百萬兩上下。光緒十二年（1886年）以後，邊防軍擴至三十餘營，軍費劇增，每年由廣東拔銀五十萬兩，湖北拔二十萬兩，湖南拔十萬兩，共八十萬兩，叫做協餉，叫做受餉省份。庚子賠款，廣西攤派三十萬兩，更苦不足。三十一年（1907年），張鳴岐為廣西巡撫四年間，嚴為搜刮，搜

(1910年)七月升任两广总督时止，全省地丁钱粮正杂各税，收入达三百万两上下。用以举办其所謂新政，如陆军小学、陆军干部、陆军测量、法政、警察、优初級师范、中小学、农林、蚕业各学堂，及贺县煤锡矿、梧州鍊錫、桂全鐵路之类。广西原拟編練陆军一鎮(师)、一協(旅)，但一鎮每年需款一百三十多萬两，已占岁入之半，影响实业教育行政各費，乃縮編一混成旅。

张鳴岐山东举人，由界春煊幕僚，奔奏牍，喜鋪張，仅六七年做到督撫，在清朝是少见的。他兼督練公所督辦。督練公所下分兵备、參謀、教練三处，為編練新軍准备。最初以庄蘿寬為兵备处總辦，鄧永建為帮办。庄鋗派士官生王孝績招致軍士人材，陈之驥、孙孟載、雷寿榮、孔庚、刘鴻基、田稼軒、覃鑾欽、鍊鼎基、赵愬陽、楊曾蔚、韓風樓、尹昌衡等，皆留日学生，是为士官派。又有保定革命党人孙岳、何遂、耿毅、刘建藩、呂公望、冷遹等，皆保定各地陆军学生，是为国内派。这群富于革命思想的青年，于1908—1909年先后到桂林。庄、鄧去職，以接辦使王芝祥兼兵备处總辦，楊曾蔚為帮办，以陈之驥為干部学堂監督，王孝績為學兵營營長，雷寿榮為陆军小学堂監督，其余各人并在营队学校担任軍明教員。此等新人物，多与香港革命党人黃興、趙声早有联络，进行革命工作。将在新軍編成时发动。为张鳴岐所侦知。乃拘捕陆军小学監督雷寿榮，兵备处經理科長孔庚，将杀之，經王孝績向王芝祥告救乃免。芝祥即鳴岐磋商，良久議定条件。限此等新人物两月內离桂，并指定陈之驥、楊曾蔚、孙孟载、王孝績四人在三月內先行离桂。时宣統元年(1909年)秋冬間事也。

王孝績字仍公，閩縣人，即其王庆云之孙，四川糧道王仁东之子，狀元王仁堪之侄。张鳴岐以其为世家子弟，当不至圖革命而任之。不知孝績在日本时，固早已加入同盟会，为急进派人物也。张鳴岐好談維新，虽具改革政治之心，但不敢革命排清。其招徴新人：「初甚优礼之，常邀請这班青年人宴会。一日請客，揚言：“本人有志革命，刷新軍政，大家不要顧慮”。且出新式手槍

传观。王孝績乘醉接枪，連发数响，窗上玻璃为之一碎。鳴岐連称“壮士、壮士！”尹昌衡乘醉言：“要想中国复兴，清朝是不能存在的。”鳴岐微笑不言。席散，各贈安南刀一柄，以示联欢之意。这班青年，以为张大帅真能贊助革命者。乃不数日这班赴宴的青年一律撤差。撤差扎上写的理由是：“浮躁成性，遇事生风。”至此乃恍然上了张大帅的大当也。张氏虽下令逐客，但对这班青年，亦不加追害，王孝績約来的大部分同志，虽陆续去桂，而其对广西革命的鼓励提倡，影响日益扩大矣。

王孝績諸人既去。张鳴岐乃調南宁講武堂長，蔡鍔為兵備處總辦，前陸軍小學監督蔣尊簋為參謀處總辦。蔡鍔字松坡，本湖南時務學堂學生，為教習（校長）梁啟超得意弟子。早在日本士官畢業，來桂亦最早。蔣尊簋為新民丛報主筆，蔣智由觀云之子。張鳴岐以其皆為君主立宪派而信任之。及張鳴岐去任，挈蔣尊簋赴粵。巡撫沈秉堃，更以蔡松坡兼干部學堂監督，陸軍小學監督，學兵營營長，凡督練公所大權，几乎落在松坡手上。权勢過重，忌者日眾。以干部學堂甄別學生事，為軍學界所不滿。趙正平、陳太龍在報紙上復攻之，譖議局且提出彈劾。松坡乃應云貴總督李經羲之招，解職入滇。臨行大宴軍僚。他說：“你們是革命黨，我的革命比你們更老，你們要讀熟蘇東坡留侯論。”蓋以忍字勗青年也。松坡在京時，與孫中山、黃克強交往。于革命排清，契合無間。但不掛名同盟耳。後來他光復雲南，討伐袁世凱，其革命成就，遠出急進派諸人上。

庄蘊寬在當時軍政界最為老輩。他繼鄭孝胥為邊防督办，為梧州、龍州兩道道台。他在梧州辦的學堂最好，考送學生出國留學也最早，在龍州也是一樣。他所培养的革命青年也不少。他在廣西的声誉是很好的。己酉新春，張鳴岐大宴文武官。庄蘊寬以下咸在座。及辛亥革命，其有表現者：蔡鍔為雲南都督，尹昌衡為四川都督，劉人熙為湖南都督，庄蘊寬為江蘇都督，蔣尊簋為浙江都督，陸榮廷為廣西都督，皆當日座上客也。此數年內，革命黨人聚集桂

林独多，虽說桂林為革命胚胎地，亦无不可。

湖湘刻人熙、歐陽中鵠，結船山學社講學，闡發船山學說。學者称劉為蔚廬先生，歐陽為瓣蘿先生。王船山号蓑翁，瓣蘿是崇洋王船山先生的意思。他們的学生，遍于湖南湖北。戊戌維新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庚子漢口起義的唐才常，就是他們的學生。庚子以後，他們認為清朝是靠不住的。譚、唐死後，對清朝更加痛恨，所以把船山先生的民族大文，时时灌輸青年。特由船山从書里抽黃晉、俟解通鑑論、宋論几篇，印成單行本，送給弟子僚友。他們傳清革命的思想很浓厚的。劉是候補道，歐陽是實缺道府（桂林知府）。趙蔚廬雖然在廣西做官，仍在法政学堂教書。學生受船山小說的激刺，从而走向革命前驱者不少。當時布政使王芝祥，是湖廣屬的妻弟。芝祥從姊夫受業，以至成長，受姊夫的影響也大。在大官僚中，多為清明進步，也有助革命的進行。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十月，德宗（光緒帝毅齋）奉欽后（慈禧太后那拉氏）相繼崩殂。由醇親王載灃攝政監國，以奸貪卖國，昏庸老朽的庆亲王奕劻，組織亲貴內閣“寧贈友多，不給家奴”，引起各族人民的憤恨。御史江春霖、趙启霖、赵炳麟、胡思敬、陳田等人，連次彈劾奕劻，請罷斥亲貴內閣，反遭貶斥，又引起在朝在野上層人士的憤恨。各省諮詢局联合会，請罷斥亲貴內閣，也遭到斥逐，這些事實，在清朝固自速其亡。人民對清朝更疾惡絕望，除革命排清外，別無救國圖強之道。這二、三年間，革命排清，比以前更加快速。凡為人民的共同心理，而求其實現。所以武昌振臂一呼，而全國响应，不是偶然的。武昌起義後，清朝派各省有代表性的人物，為宣慰使（如前述各御史等），意在分散革命力量，无一应者。浙江宣慰史湯壽潛且電致北京說：“無言可宣，無情可慰”，以拒絕之。可以代表當時上層人士的心情了。

丁酉諮詢局，宣統二年（1909年）成立。議長平南甘德藩云菴，是个溫和的學者。他曾與湖北議長湯化龍，直隸（河北）議長孫洪伊等以各省諮詢局联合会名義上書清朝，請罷斥亲貴，改革政治，

遭到斥逐。回桂林后，也主张急进。議員黃宏究、蒙經、卢汝翼等十多人进行革命，并与同盟会新軍聯为一气。武昌首义的前后，諸議局也是革命的主体。

八、武昌首义后的广西革命形势

清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九月初一日湖南首先响应独立，初九日蔡鍔以云南响应独立，十四日貴州应之。广东胡汉民、陈炯明等，亦經起义。王和順且攻下惠州。其余韶州、潮州及三角洲各县民軍紛紛起来，分散兵力，近逼省境。总督張鳴岐、提督龍濟光、李准初欲抗拒，最后也决定独立。湖南、云、貴、广东是廣西的四个邻省，已告光复。廣西在这个局势下，也不能不独立了。

廣西編練新軍一混成協，在武昌首义时，粗告完成。除两标分驻龙州、南宁外，协司令部驻桂林，与陸軍小学等新軍系統合計仅二千余人。按照当时制度，普通协仅三标（团），而混成协須步、馬、砲、工、輜各兵种齐全。一混成协应有六、七千人，而祇有此数，大約混成尙未成也。协統（旅长）胡景伊为沈秉堃私人，是个畏事的官僚，不理軍政。軍权操在革命党人刘建藩、何遂、冷遹、耿毅、赵凌陽諸人之手。

廣西巡防營旧軍的編制，分为中、左、右三路。每路置一統領。而以布政使王芝祥總統之。駐桂林，王芝祥兼中路統領，統十队，其左右路各六队。又特編廣西邊防巡防队十六队，而以提督陸榮廷總統之。駐南宁。名义上并受巡撫沈秉堃节制。每队設管帶（營長）一人，官兵三百六十人，全省三十八队約計为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人（数目不甚确。見張鳴岐奏報巡防防編制情形摺。）

武昌起义后，巡撫沈秉堃，以旧軍为可恃，特調中路巡防队，全队集中桂林，分紮城内外，以防制新軍。新旧勢成对立。相軍人數虽較新軍为多，但战斗力战斗意志，与坚决的革命精神，新軍当然占优势。新軍并拥有最新式武器。而子弹短缺，不能持久作战，

也是一短。边关巡防远在左、右江，与桂林关系不大。王芝祥既为巡防总统，在旧军久著威望，而且曾为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与新军也有相当关系。是时王芝祥在桂林掌政界，掌握新旧军权柄，关系甚大，革命党人为光复广西，向他交涉特多。

广西的会党有悠久的活动历史。柳州会党陆阿发（已见前文）。在陆阿发前六年，即光緒廿四年（1898年），陆川会党李立廷起事，他杀了貪官土豪，不到半个月，占领陆川、博白、兴业、北流、容县五个县，人数至数万人，为洪楊以后一次規模最大的起义。会党的勢力可見一斑了，革命党人被注重会党，派唐志仁、凌汉熙等人特至桂林联络会党，为起事預備，經常联系的有：柳州天地会首領刘吉香。梧州日报的陈太龙，他們都有力量，随时可以响应的，柳州人數數千，薄者过万，在武昌起义后已有置一切了。

武昌首義后，桂林新軍即跃跃欲試，适有陆军中学生（陆军小学改在武昌）代表任道方、李作毅密回桂林，報告首義經過，新軍更为激动，同时又徵到一批子弹，会党聚者已有千數百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在九月初九夜起事。广西同盟会支部長耿毅鴻生（即为西北文史館長）即为当时主动者之一。在他寫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見近代史料四期）一文上說：“学兵營和十部学堂至南門外，陆军小学在文昌門外，师范学校靠近西門，法政學校靠近北門。决定是晚九时混成旅由刘建藩率队出发，十二时达南門、我军一部分同志开南門接应，陆军小学提調冷遹开文昌門迎陆军小学入城，师范、法政同学于十二时正分別由西北門入城，会攻撫台、藩台、巡警道各衙門，并鎮压巨軍。这个命令以同盟会支部发，上午已經下達，下午四时天忽大雨，晚上八时城內各街道已成河，城外将军桥水深六尺，人馬无法行动，十二时我只好把各分部长請來商議，改期再舉，……”是日起义虽因意外挫折，而新旧軍对立情勢更为紧张。

諮議局先后接各省諮議局电告独立消息，知广西独立尚不可后。議長甘德蕃蓮日向巡撫沈秉楨陳說：“各省紛紛獨立，湘、